

書



呂氏春秋

第十九卷

離俗覽 凡八篇

離俗

高義

上德

用民

適威

爲欲



貴信  
舉難

呂氏春秋卷十九

離俗覽

離俗

一曰。世之所不足者。理義也。所有餘者。妄苟也。民之情。貴所不足。賤所有餘。故布衣人臣之行。潔白。清廉。中繩。愈窮。愈榮。雖死。天下愈高之。所不足也。然而以理義。斲削神農黃帝。猶有可非。微獨舜湯。飛兔。要褻。古之駿馬也。材猶有短。故以繩墨取木。則宮室不成矣。舜讓其友石戶之

首言人之所貴者。理義不以榮名。次序尚理義。不慕榮名者。真離羣。超世之士。才言人君當求離羣。清修之士。軌度森嚴。氣勢雋逸。





農石戶之農曰。椽椽乎后之爲人也。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乎夫負妻。妻攜子。以入於海。去之終身不反。舜又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訥訥之中。而游入於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我羞之。而自投於蒼領之淵。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辭曰。非吾事也。湯曰。訖可。卞隨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訖可。務光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

如。務光曰。彊力忍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夏伐桀。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詢我。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於賴水而死。湯又讓於務光曰。智者謀之。一作賢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位之。請相吾子。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饗其利。非廉也。吾聞之。非其義。不受其利。無道之世。不踐其土。



四士固以清潔  
自高第值舜與  
湯之時亦矯矯  
自好者流

況於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沈於募  
水。故如石戶之農。北人無擇。卞隨務光者。其視  
天下若六合之外。人之所不能察。其視富貴也。  
苟可得已。則必不之賴。高節厲行。獨樂其意。而  
物莫之害。不漫於利。不牽於執。而羞居濁世。惟  
此四士者之節。若夫舜湯。則苞裹覆容。緣不得  
已而動。因時而爲。以愛利爲本。以萬民爲義。譬  
之若釣者。魚有大小。餌有宜適。羽有動靜。齊晉  
相與戰。平阿之餘子亡戟得矛。却一作退而去。不自快。

餘子壯子以守  
死爲善道不軌  
于正與前四士  
又相反

謂路之人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戟  
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爲不可以歸。去  
行。心猶不自快。遇高唐之狐叔無孫。當其馬前  
曰。今者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叔無孫曰。矛非  
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豈亢責也哉。平阿之  
餘子曰。嘻。還反戰。趨尚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  
曰。吾聞之。君子濟人於患。必離其難。疾驅而從  
之。亦死而不反。令此將衆。亦必不北矣。令此處  
人主之旁。亦必死義矣。今死矣。而無大功。其任



二句收繳上意  
宗完密警策

小故也。任小者不知大也。今焉知天下之無平阿餘子與叔無孫也。故人主之欲得廉士者不可不務求。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白縞之冠。丹績之袍。東布之衣。新素履。墨劔室。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却而自殺。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心之不可。

辱也。有可以加乎。

高義

首說君子之窮  
通辨于義而不  
拘于俗乃一篇  
之要旨下援引  
以證之

二曰。君子之自行也。動必緣義。行必誠義。俗雖謂之窮通也。行不誠義。動不緣義。俗雖謂之通窮也。然則君子之窮通。有異乎俗者也。故當功以受賞。當罪以受罰。賞不當。雖與之。必辭。罰誠當。雖赦之。不外。度之於國。必利長久。長久之於主。必宜內及於心。不慙然後動。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入謂弟子曰。



借賓形主且有  
回顧之法

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之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趣駕辭而行。孔子布衣也。官在魯司寇。萬乘難與比行。三王之佐不顯焉。取舍不苟也。夫子墨子游公。上過於越。公上過語墨子之義。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苟肯至越。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

呂氏以孔墨並  
論亦援儒而附  
墨也

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國。是以義翟也。義翟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凡人不可不熟論。秦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獄。親戚相忍。今可得其國。恐虧其義而辭之。可謂能守行矣。其與秦之野人相去亦遠矣。荆人與吳人將戰。荆師寡。吳師衆。荆將軍子囊曰。我與



子囊雖出于奮  
激之言而其氣  
不撓不屈之是  
為殺身取義者  
勸

吳人戰必敗。敗王師。辱王名。虧壤土。忠臣不忍  
為也。不復於王而遁。至於郊。使人復於王曰。臣  
請死。王曰。將軍之遁也。以其為利也。今誠利。將  
軍何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為王者將  
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荆國終為天  
下撓。遂伏劍而死。王曰。請成將軍義。乃為之桐  
棺三寸。加斧鑕其上。人主之患存。而不知所以  
存。亡而不知所以亡。此存亡之所以數至也。鄣  
岐之廣也。萬國之順也。從此生矣。荆之為四十

二世矣。嘗有乾谿白公之亂矣。嘗有鄭襄州侯  
之避矣。而今猶為萬乘之大國。其時有臣如子  
囊。與子囊之節。非獨厲一世之人臣也。荆昭王  
之時有士焉。曰石渚。其為人。也。公直無私。王使  
為政。廷有殺人者。石渚追之。則其父也。還車而  
反。立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行法。不忍  
阿有罪。廢國法。不可。失法伏罪。人臣之義也。於  
是乎伏斧鑕。請死於王。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  
罪哉。子復事矣。石渚辭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

彼涕泣上書願  
以身而贖父罪  
者蓋亦石渚之  
遺風



子事君枉法。不可謂忠臣。君令赦之。上之惠也。不敢廢法。臣之行也。不去斧鑕。歿頭乎王廷。正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忍。王赦之而不肯。石渚之爲人臣也。可謂忠且孝矣。

### 上德

三曰。爲天下及國。莫如以德。莫如行義。以德以義。不賞而民勸。不罰而邪止。此神農皇帝之政也。以德以義。則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亢矣。太華之高。會稽之險。不能障矣。闔廬之教。孫吳

以德義二字立  
柱而叙事詳勁  
更古雅濃厚

之兵。不能當矣。故古之王者。德迴乎天地。澹乎四海。東西南北。極日月之所燭。天覆地載。愛惡不臧。虛素以公。小民皆之。其之敵。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順天。教變容改俗。而莫得其所受之。此之謂順情。故古之人。身隱而功著。形息而名彰。說通而化奮。利行乎天下。而民不識。豈必以嚴罰厚賞哉。嚴罰厚賞。此衰世之政也。三苗不服。禹請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



不校而奔重耳  
良是漢戾太子  
之斬江充殆未  
聞此義

爲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周明堂金  
在其後。有以見先德後武也。舜其猶此乎。其臧  
武通於周矣。晉獻公爲麗姬遠太子。太子申生  
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麗姬謂  
太子曰。往昔君夢見姜氏。太子祠而膳于公。麗  
姬易之。公將嘗膳。姬曰。所由遠。請使人嘗之。嘗  
人人死。食狗狗死。故誅太子。太子不肯。自釋曰。  
君非麗姬。居不安。食不甘。遂以劔死。公子夷吾  
自屈奔梁。公子重耳自蒲奔翟。去翟過衛。衛文

被瞻之諫豈出  
倍負羈下哉至  
其勸君之殺與  
盤餐置壁者殊  
則臣各爲其主  
耳

公無禮焉。過五鹿。如齊。齊桓公死。去齊之曹。曹  
共公視其駢脅。使袒而捕池魚。去曹過宋。宋襄  
公加禮焉。之鄭。鄭文公不敬。被瞻諫曰。臣聞賢  
主不窮窮。今晉公子之從者皆賢者也。君不禮  
也。不如殺之。鄭君不聽。去鄭之荆。荆成王慢焉。  
去荆之秦。秦繆公入之。晉既定。與師攻鄭。求被  
瞻。被瞻謂鄭君曰。不若以臣與之。鄭君曰。此孤  
之過也。被瞻曰。殺臣以免國。臣願之。被瞻入晉  
軍。文公將烹之。被瞻據鏃而呼曰。三軍之士皆



錯綜有味

聽瞻也。自今以來。無有忠於其君。忠於其君者。將烹。文公謝焉。罷師歸之於鄭。且被瞻忠於其君。而君免於晉患也。行義於鄭。而見說於文公也。故義之爲利博矣。墨者鉅子孟勝。善荆之陽城君。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以爲符。約曰。符合聽之。荆王薨。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荆罪之。陽城君走。荆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諫孟勝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

孟勝守義而田襄服于義證行義足以順人處

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以除路。還歿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孟勝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以致令於田襄子。欲



反死孟勝於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以傳鉅子於我矣。當聽。遂反死之。墨者以爲不聽鉅子。不察嚴罰厚賞。不足以致此。今世之言治。多以嚴罰厚賞。此上世之若客也。

用民

四曰。凡用民。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其義則不足。死賞罰則不足。去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無有。民無常用也。無常不用也。唯得其道爲可。闔廬之用兵也。不過三萬。吳起之用兵也。不

此言治之綱紀  
莫大於賞罰同  
民欲同民惡正  
所謂賞罰當而  
民無不可用也

過五萬。萬乘之國。其爲三萬五萬尚多。今外之則不可以拒敵。內之則不可以守國。其民非不可用也。不得所以用之也。不得所以用之。國雖大。勢雖便。卒雖衆。何益。古者多有天下而亾者矣。其民不爲用也。用民之論。不可不熟。劔不徒斷。車不自行。或使之也。夫種麥而得麥。種稷而得稷。人不恠也。用民亦有種。不審其種而祈民之用。惑莫大焉。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於湯而三千餘國。今無存者矣。皆不能用其民也。民之

二論簡切有致



學綱提紀因以  
生諭有慈有情

不用賞罰不克也。湯武因夏商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商亦因齊秦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民之用也有故。得其故。民無所不用矣。用民有紀。有綱。壹引其紀。萬目皆起。壹引其綱。萬目皆張。爲民紀綱者。何也。欲也。惡也。何欲何惡。欲榮利。惡辱害。辱害所以爲罰。克也。榮利所以爲賞。實也。賞罰皆有克實。則民無不用矣。闔廬試其民於五湖。劍皆加於肩。地流血。幾不可止。句踐試其民於寢宮。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矣。遽擊

金而却之。賞罰有克也。莫邪不爲勇者興。懼者變。勇者以工。懼者以拙。能與不能也。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密須之民。自縛其主。而與文王。湯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已之民。能用非已之民。國雖小。卒雖少。功名猶可立。古昔多由布衣定一世者矣。皆能用非其有也。用非其有之心。不可察之本。三代之道無二。以信爲管。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鷓水。又復取道。其馬不進。又倒而投之。鷓水。如此者



三雖造父直論之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人。主之不肖者。有似於此。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亡國之主。多以多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無。有而不足。專恃。譬之若鹽之於味。凡鹽之用。有所託也。不適。則敗託而不可食。威亦然。必有所託。然後可行。惡乎託。託於愛利。愛利之心。論威乃可行。威大甚。則愛利之心息。愛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此殷夏之所以絕也。君利勢

也。次官也。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於此。夫不禁而禁者。其唯深見此論耶。

### 適威

五曰。先王之使其民。若御良馬。輕任新節。欲走不得。故致千里。善用其民者亦然。民日夜所用。而不可得。苟得爲上用。民之走之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其誰能當之。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讐也。有讐而衆。不若無有。厲王天子也。有讐而衆。故流于彘。禍及子孫。微召公虎。而



絕無後嗣。今世之人主多欲衆之，而不知善。此多其讐也。不善則不有，有必緣其心愛之謂也。有其形不可謂有之，舜布衣而有天下，桀天子也而不得息，由此生矣。有無之論不可不熟。湯武通於此論，故功名立。古之君民者，仁義以治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導之，務除其災，思致其福。故民之於上也若璽之於塗也，抑之以方則方，抑之以圜則圜，若五種之於地也，必應其類而蕃息於百陪。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身

一以璽喻一以五種喻把後世化之如神收繳總歸重仁義以治之三句見五帝三王之治亦不外此

已終矣。而後世化之如神，其人事審也。魏武侯之居中山也，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亾者何也？李克對曰：驟戰而驟勝。武侯曰：驟戰而驟勝，國家之福也。其獨以亾何故？對曰：驟戰則民罷，驟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然而國不亾者，天下少矣。驕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亾猶晚。此夫差之所以自歿於干隧也。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曰：善，以為造父不過也。使之鉤百而少及



深論峭語

焉。顏闔入見莊公曰。子遇東野稷乎。對曰。然。臣  
遇之。其馬必敗。莊公曰。將何敗。少頃。東野之馬  
敗而至。莊公召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其敗  
也。顏闔對曰。夫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造父之  
御。無以過焉。鄉臣遇之。猶求其馬。臣是以知其  
敗也。故亂國之使其民。不論人之性。不反人之  
情。煩為教而過不識。數為令而非不從。巨為危  
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民進則欲其賞。退  
則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為繼矣。以

禮煩數句皆為  
下句而發所為  
上下相離也

為繼知。則上又從而罪之。是以罪召罪。上下之  
相讐也。由是起矣。故禮煩則不莊。業煩則無功。  
令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桀紂之禁。不可勝數。  
故民因而身為戮。極也。不能用威適子陽。極也。  
好嚴有過。而折弓者。恐必死。遂應獬狗而弒子  
陽。極也。周鼎有竊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  
之敗也。

為欲

六曰。使民無欲。上雖賢。猶不能用。夫無欲者。其

以無欲立柱先  
合說後分說而



以有欲束之緣  
十數語亦自成  
格

撰古耕字

視爲天子也。與爲輿隸同。其視有天下也。與無  
立錐之地同。其視爲彭祖也。與爲殤子同。天子  
至貴也。天下至富也。彭祖至壽也。誠無欲則是  
三者不足以勸。輿隸至賤也。無立錐之地。至貧  
也。殤子至夭也。誠無欲則是三者不足以禁。會  
有一欲。則北至大夏。南至北戶。西至三危。東至  
扶木。不敢亂矣。犯白刃。冒流矢。一作赴趣水火。不敢却  
也。晨寤興務。耕疾庸。楔爲煩辱。不敢休矣。故人  
之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其得用

亦少。無欲者不可得用也。人之欲雖多。而上無  
以令之。人雖得其欲。人猶不可用也。令人得欲  
之道。不可不審矣。善爲上者。能令人得欲無窮。  
故人之可得用。亦無窮也。蠻夷反舌。殊俗異習。  
之國。其衣服冠帶。宮室居處。舟車器械。聲色滋  
味。皆異。其爲欲使一也。三王不能革。不能革而  
功成者。順其天也。桀紂不能離。不能離而國亡  
者。逆其天也。逆而不知其逆也。湛於俗也。久湛  
而不去。則若性。性異非性。不可不熟。不聞道者。

只說欲字逐枝  
逐節次第生下  
有情態有開鎖



連用十五字  
點綴

何以去非性哉。無以去非性。則欲未嘗正矣。欲不正。以治身則夭。以治國則亡。故古之聖王。審順其天。而以行欲。則民無不令矣。功無不立矣。聖王執一。四夷皆至者。其此之謂也。執一者。至貴也。至貴者。無敵。聖王託於無敵。故民命敵焉。羣狗相與居。皆靜無爭。投以炙雞。則相與爭矣。或折其骨。或絕其筋。爭術存也。爭術存。因爭不爭之術存。因不爭取爭之術。而相與爭。萬國無一。凡治國。令其民爭行義也。亂國。令其民爭爲

以引言作自己  
文法推原欲字  
極徹

不義也。疆國。令其民爭樂用也。弱國。令其民爭競不用也。夫爭行義樂用。與爭爲不義。競不用。此其爲禍福也。天不能覆地。不能載。晉文公伐原。與士期七日。七日而原不下。命去之。謀士言曰。原將下矣。師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得原失寶。吾不爲也。遂去之。明年復伐之。與士期必得原。然後反。原人聞之。乃下。衛人聞之。以文公之信爲至矣。乃歸文公。故曰。次原得衛者。此之謂也。文公非不欲得原也。以不信得原。不若



勿得也。必誠信以得之。歸之者非獨衛也。文公  
可謂知求欲矣。

### 貴信

七日。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故周書  
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故信之  
爲功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賞矣。虛言可以賞  
則六合之內皆爲已府矣。信之所及。盡制之矣。  
制之而不用人之有也。制之而用之。已之有也。  
已有之。則天地之物畢爲用矣。人主有見此論

秦用徒木立信  
則虛假之信不  
足以言治。此篇  
識治之原。反覆  
論信爲政之要  
可爲政事疏略

先天時後人事  
過接無痕歸東  
有注

者。其王不久矣。人臣有知此論者。可以爲王者  
佐矣。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行不信。草木不大。  
春之德風。風不信。其華不盛。華不盛。則果實不  
生。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則長遂  
不精。秋之德雨。雨不信。其穀不堅。穀不堅。則五  
種不成。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剛。地不剛。則  
凍閉不開。天地之大。四時之化。而猶不能以不  
信成物。又況乎人事。君臣不信。則百姓誹謗。社  
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



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僞。丹漆染色不貞。夫可與爲始可與爲終。可與尊通可與卑窮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重襲於身。乃通於天。以此治人則膏雨甘露降矣。寒暑四時當矣。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輕戰去魯國五十里而封之。魯請比關內侯以聽。桓公許之。曹劌謂魯莊公曰。君寧死而又死乎。其寧生而又生乎。莊公曰。何謂也。曹劌曰。聽臣之言國必廣大。身必

安樂。是生而又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莊公曰。請從。於是明日將盟。莊公與曹劌皆懷劌。至於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劌以自承。曰。魯國去境數百里。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鈎其死也。戮於君前。管仲鮑叔進。曹劌按劌當兩陛之間。曰。且二君將改圖。毋或進者。莊公曰。封於汶則可。不則請死。管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遂封於汶南。與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特



劫君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予。不可謂信。不智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莊公仇也。曹翽賊也。信於仇賊。又況於非仇賊者乎。夫九合之而合。一匡之而聽。從此生矣。管仲可謂能因物矣。以辱爲榮。以窮爲通。雖失乎前。可謂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

舉難

此見人之才能有所及有所不及。人君用人。責備其全。固爲難也。援引數段。以見人之不易知。而知人之難詞。語轉折頓挫。更負融古雅。

八曰。以全舉人。固難。物之情也。人傷堯以不慈之名。舜以卑父之號。禹以貪位之意。湯武以放弑之謀。五霸以侵奪之事。由此觀之。物豈可全哉。故君子責人。則以人。自責。則以義。責人以人。則易足。易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爲。非難爲。非則行飾。故任天地而有餘。不肖者。則不然。責人。則以義。自責。則以人。責人以義。則難瞻。難瞻。則失親。自責以人。則易爲。易爲。則行苟。故天下之大。而不容也。身取危。國取亡焉。此桀紂幽厲



未論已欲論以  
道術不得不受  
其祿養

之行也。尺之木必有節目。寸之玉必有瑕璣。先  
王知物之不可不全也。故擇務而貴取一也。季  
孫氏劫公家。孔子欲諭術則見外。於是受養而  
便說。魯國以訾。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螭  
食乎清而游乎濁。魚食乎濁而游乎濁。今丘上  
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螭邪。夫欲立功者。豈得  
中繩哉。救溺者濡。追逃者趨。魏文侯弟曰季成。  
友曰翟璜。文侯欲相之。而未能決。以問季克。季  
克對曰。君欲置相。則問樂騰。與王孫苟端孰賢。

似淺似易似數  
衍有體有神

文侯曰。善。以王孫苟端而不肖。翟璜進之。以樂  
騰為貴。季成進之。故相季成。凡聽於主言。人不  
可不慎。季成弟也。翟璜友也。而猶不能知。何由  
知樂騰。與王孫苟端哉。疏賤者知。親習者不知。  
理無自然。自然而斷。相遇季克之對文侯也。亦  
過。雖皆過。譬之若金之與木。金雖柔。猶堅於木。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  
及五霸。何也。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  
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卜相曰。成與



冷語有致

璜。說。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霸。也。相。也。者。百。官。之。長。也。擇。者。欲。其。博。也。今。擇。而。不。去。二。人。與。用。其。讐。亦。遠。矣。且。師。友。也。者。公。可。也。戚。愛。也。者。私。安。也。以。私。勝。公。衰。國。之。政。也。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羽。之。也。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至。齊。暮。宿。於。部。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

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桓。公。賜。之。衣。冠。將。見。之。甯。戚。見。說。桓。公。以。治。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爲。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亡。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凡。聽。必。有。以。矣。今。聽。而。不。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全。權。而。用。其。長。者。當。舉。也。桓。公。得。之。矣。

問之患其有小惡此透革之言  
人固難全權而用其所長此一篇之大意結中方收一句含蓄有味



呂氏春秋

第二十卷

恃君覽 凡八篇

恃君

長利

知分

召類

達鬱

行論

呂覽目錄





驕恣  
觀表



呂氏春秋卷二十

恃君覽

恃君

立意如疊嶂更  
呼應井然

一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肌膚不足以扞寒暑。筋骨不足以從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猶裁萬物。制禽獸。服狡蟲。寒暑燥濕。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備。而以羣聚邪。羣之可聚也。相與利之也。利之出於羣也。君道立也。故君道立。則利出於羣。而人備可完矣。昔太古

知已不足。以制萬物。而反受制于萬物。故先有其備



先歷言無君之  
患以見君臣之  
義不可不明下  
詳言以發之

嘗無君矣。其民聚生羣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  
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  
揖讓之禮。無衣服履帶宮室畜積之便。無器械  
舟車城郭險阻之備。此無君之患。故君臣之義  
不可不明也。自上世以來。天下亡國多矣。而君  
道不廢者。天下之利也。故廢其非君而立其行  
君道者。君道何如利而物利章。非濱之東。夷穢  
之鄉。大解陵魚。其鹿野。搖山揚島。大人之居多。  
無君。揚漢之南。百越之際。傲凱諸夫。風餘靡之。

此又諫忠臣庶  
士諫君死義俾  
國家不致于亂  
見得置天子官  
長所以辨上下  
定民志而後強  
不凌弱衆不暴  
寡非如夷狄之  
無君也

地縛婁陽。禺驪兜之國。多無君。氏羗呼唐離水  
之西。燠人野人。篇笮之川。舟人送龍突人之鄉。  
多無君。鴈門之北。鷹隼所鷙。須窺之國。饕餮窮  
奇之地。叔逆之所。僂耳之居多。無君。此四方之  
無君者也。其民麋鹿禽獸。少者使長。長者畏壯。  
有力者賢。暴傲者尊。日夜相殘。無時休息。以盡  
其類。聖人深見此患也。故爲天下長慮。莫如置  
天子也。爲一國長慮。莫如置君也。置君非以阿  
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長非以阿官



長也。德衰世亂。然後天子利天下。國君利國。官長利官。此國所以遞興遞廢也。亂難之所以時作也。故忠臣廉士內之則諫其君之過也。外之則死人臣之義也。豫讓欲殺趙襄子。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爲乞人而往乞於其妻之所。其妻曰。狀貌無似吾夫者。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以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所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不然。以子之才而索事襄子。襄子必近子。子得近而行所

以叙事代讓論  
語最蒼古

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笑而應之曰。是先知報後知也。爲故君賊新君矣。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失吾所爲爲之矣。凡吾所爲爲此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非從易也。柱厲叔事莒敖公。自以爲不知。而去居於海上。夏日則食菱芡。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異別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而弗往死。是果知我也。吾將死之。



結語有千鈞之  
力

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所以激君人  
者之行。而厲人主之節也。行激節。厲忠臣。幸於  
得。察。忠。臣。察。則。君。道。固。矣。

### 長利

二曰。天下之士也者。慮天下之長利。而固處之  
以身若也。利雖倍於今。而不便於後。弗爲也。安  
雖長久。而以私其子孫。弗行也。自此觀之。陳無  
宇之可醜。亦重矣。其與伯成子高。周公旦。戎夷  
也。形雖同。取舍之殊。豈不遠哉。堯治天下。伯成

先列其目而後  
著其解跌宕之  
勢憤激之詞  
人警省

議論愈工俱于  
閒字句中著意

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諸  
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  
曰。堯理天下。吾子立爲諸侯。今至於我而辭之。  
故何也。伯成子高曰。當堯之時。未賞而民勸。未  
罰而民畏。民不知怨。不知說。愉愉其如赤子。今  
賞罰甚數。而民爭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  
作。後世之亂自此始。夫子盍行乎。無慮吾農事。  
協而擾。遂不顧。夫爲諸侯。名顯榮。實佚樂。繼嗣  
皆得其澤。伯成子高不待問而知之。然而辭爲



諸侯者。以禁後世之亂也。辛寬見魯繆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地日削。子孫彌殺。辛寬出。南宮括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也。南宮括對曰。寬少者弗識也。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

論正六

章法句法字法  
偶古

楚有賣其母者  
而謂其買者曰  
此母老矣幸善

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為無道哉。小人哉寬也。今使燕爵為鴻鵠。鳳凰慮則必不得矣。其所求者瓦之間隙。屋之翳蔚也。與一舉則有千里之志。德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愚痺之民。其為賢者慮。亦猶此也。固妄誹訾。豈不悲哉。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子



食之即戎夷意也

但知自利而不知利人者卒受自利之害

活也。我國士也。為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足愛也。子與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惡能與國士之衣哉。戎夷太息嘆曰。嗟乎。道其不濟夫。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謂戎夷其能必定一世。則未之識。若夫欲利人之心。不可以加矣。達乎分。仁愛之心。識也。故能以必死見其義。

知分

三曰。達士者。達乎死生之分。達乎死生之分。則

利害存亡。弗能惑矣。故晏子與崔杼盟。而不變其義。延陵季子。吳人。願以為王。而不肯。孫叔敖三為令尹。而不喜。三去令尹。而不憂。皆有所達也。有所達。則物弗能惑。荆有次非者。得寶劍于干遂。還反。涉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舟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祛衣。拔寶劍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劍以全已。余奚愛焉。於是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荆

言兩蛟必死也



王聞之。仕之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哉。不以腐  
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非之謂乎。禹南省。方濟  
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仰視天  
而嘆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  
也。余何憂於龍焉。龍俛耳低尾而逝。則禹達乎  
死生之分。利害之經也。凡人物者。陰陽之化也。  
陰陽者。造乎天而成者也。天固有衰。嗛廢伏。有  
盛盈。蠶息。人亦有困窮。屈匱。有克實。達遂。此皆  
天之容物理也。而不得不然之數也。古聖人不

晏子處崔氏之  
變始不避兵鈞  
而立公孫既援  
大義而服崔杼  
是能守義命而  
不移于生死者

以感私傷神。俞然而以待耳。晏子與崔杼盟。其  
辭曰。不與崔氏而與公孫氏者。受其不祥。晏子  
俛而飲血。仰而呼天曰。不與公孫氏而與崔氏  
者。受此不祥。崔杼不說。直兵造胸。勾兵鉤頸。謂  
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  
子言。則今是已。晏子曰。崔子。子獨不爲夫詩乎。  
詩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  
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子惟之矣。崔杼曰。此賢  
者不可殺也。罷兵而去。晏子受綬而乘。其僕將



又生出一段議  
論

引夏后啟之言  
見以義則義重  
而生死輕以利  
則生死重而義  
輕

馳。晏子無良其僕之手曰。安之母失節。疾不必  
生。徐不必死。鹿生於山。而命懸於厨。今嬰之命。  
有所懸矣。晏子可謂知命矣。命也者。不知所以  
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舉錯者。不得與焉。故  
命也者。就之未得。去之未失。國士知其若此也。  
故以義為之。決而安處之。白圭問於鄒公子。夏  
后啟曰。踐繩之節。四上之志。三晉之事。此天下  
之豪英。以處於晉。而迭聞晉事。未嘗聞踐繩之  
節。四上之志。願得而聞之。夏后啟曰。鄙人也。焉

足以問。白圭曰。願公子之母讓也。夏后啟曰。以  
為可為。故為之。為之天下弗能禁矣。以為不可  
為。故釋之。釋之天下弗能使矣。白圭曰。利弗能  
使乎。威弗能禁乎。夏后啟曰。生不足以使之。則  
利曷足以使之矣。死不足以禁之。則害曷足以  
禁之矣。白圭無以應。夏后啟辭而出。凡使賢不  
肖異。使不肖以賞罰。使賢以義。故賢主之使其  
下也。必義審賞罰。然後賢不肖盡為用矣。

結復歸重人若  
用人上有關鎖

召類



叙事核而有序  
不詭不浮真先  
秦文字之祖

四曰。類同相召。氣同則合。聲比則應。故鼓宮而  
宮應。鼓角而角動。以龍致雨。以形逐影。禍福之  
所自來。衆人以爲命焉。不知其所由。故國亂。非  
獨亂。有必召寇。獨亂未必亡也。召寇則無以存  
矣。凡兵之用也。用於利。用於義。攻亂則服。服則  
攻者利。攻亂則義。義則攻者榮。榮且利。中主猶  
且爲之。有况於賢主乎。故割地寶器。戈劍卑辭。  
屈服不足以止攻。唯治爲足治。則爲利者不攻  
矣。爲名者不伐矣。凡人之攻伐也。非爲利。則固

爲名也。名實不得。國雖疆大。則無爲攻矣。兵所  
自來者久矣。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舜却  
苗民。更易其俗。禹攻曹魏。屈驚有扈。以行其教。  
三王以上。固皆用兵也。亂則用。治則止。治而攻  
之。不祥莫大焉。亂而弗討。害民莫長焉。此治亂  
之化也。文武之所由起也。文者愛之句方微也。武者  
惡之。表也。愛惡循義。文武有常。聖人之元也。譬  
之若寒暑之序。時至而事生之。聖人不能爲時。  
而能以事適時。事適於時者。其功大。士尹池爲

轉折悠揚  
風度宏逸



句法奇妙

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牆隳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徑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鞆百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爲鞆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鞆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痺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荆。荆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荆國

攻之。其無功而爲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拆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宋在三大萬乘之間。子罕之時。無所相侵。邊境四益。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終其身。其唯仁且節與。故仁節之爲功大矣。故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見節儉。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默往睹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返。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今蘧伯玉爲相。史黜佐焉。孔子爲客。

茅可覆屋蒿非柱任也雖云節儉實所未聞



既有美名又有其實故曰名實從之

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眾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趙簡子按兵而不動，凡謀者疑也。疑則從義斷事，從義斷事則謀不虧，謀不虧則名實從之，賢主之舉也。豈必旗幟將斃而乃知勝敗哉？察其理而得失榮辱定矣。故三代之所貴，無若賢也。

達鬱

五曰：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肌膚欲

自體之鬱類推物之鬱以波及于國之鬱而後乃歸結于決鬱塞本處

其比也。血脉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氣欲其行也。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病之留，惡之生也。精氣鬱也，故水鬱則為汚，樹鬱則為蠹，草鬱則為蕘，國亦有鬱，生德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鬱處久，則百惡竝起，而萬災叢至矣。上下之相忍也，由此出矣。故聖王之貴豪士與忠臣也，為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周厲王虐民，國人皆謗，召公以告曰：民不堪命矣。王使衛巫監謗者，得則殺之，國莫

曰虐曰謗便是書法



障之二字見謗  
不可監亦不能  
監也

敢言。道路以目。王喜以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  
召公曰。是障之也。非弭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  
川。川壅而潰。敗人必多。夫民猶是也。是故治川  
者。決之使導。治民者。宣之使言。是故天子聽政。  
使公卿列士。正諫好學。博聞獻詩。矇箴師誦。庶  
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而後王斟酌焉。是  
以下無遺善。上無過舉。今王塞下之口。而遂上  
之過。恐爲社稷憂。王弗聽也。三年。國人流王于  
彘。此鬱之敗也。鬱者不陽也。周鼎著鼠。令馬履

此見古之人無  
事不陳言無言  
不採用無所辭  
塞也

之爲其不陽也。不陽者。亡國之俗也。管仲觴桓  
公曰。暮矣。桓公樂之。而徵燭。管仲曰。臣卜其晝  
未卜其夜。君可以出矣。公不說曰。仲父年老矣。  
寡人與仲父爲樂。將幾之。請夜之。管仲曰。君過  
矣。夫厚於味者。薄於德。沈於樂者。反於憂。壯而  
怠。則失時。老而解。則無名。臣乃今將爲君勉之。  
若何其沈於酒也。管仲可謂能立行矣。凡行之  
墮也。於樂。今樂而益飭。行之壞也。於貴。今主欲  
留而不許。伸志行理。貴樂弗爲。變以事其主。此



窺破世情推見  
至隱而詞更高  
古警拔

桓公之所以霸也。列精子高字曰法聽行乎齊湣王。善衣東布衣。白縞冠。纓推之履。特會朝。雨祛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姣且麗。列精子高因步而窺於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喟然嘆曰。侍者爲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又况於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孰當可而鏡。其唯士乎。人皆知說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得其細。失其大。不

諷諫

直諫

知類耳。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人中。必使我醜。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而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於師。敦顏而土色者。忍醜不質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也。此簡子之賢也。人主賢。則人臣之言刻。簡子不賢。鐸也。卒不居趙地。有况乎在簡子之側哉。

行論



首提人主之行  
係于民命下歷  
叙行之能慎與  
不慎之事一跌  
緊一段有步驟  
有頓挫

六曰。人主之行。與布衣異。勢不便。時不利。事讐  
以求存。執民之命。執民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  
志爲故。故布衣行。此指於國。不容鄉曲。堯以天  
下讓舜。鯀爲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爲帝。  
得地之道者爲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  
爲三公。以堯爲失論。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  
爲亂。比獸之角。能以爲城。舉其尾。能以爲旌。召  
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  
副之以吳刀。禹不敢怨。而反事之。官爲司空。以

此見周文見樂  
之哲得民之心

通水潦。顏色黎黑。步不相過。竅氣不通。以中帝  
心。昔者紂爲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  
之。以禮諸侯於廟。文王流涕而咨之。紂恐其叛。  
欲殺文王而滅周。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  
父乎。君雖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  
紂乃赦之。天下聞之。以文王爲畏上而哀下也。  
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齊攻宋。燕王使張魁將燕兵以從焉。齊王殺之。  
燕王聞之。泣數行而下。召有司而告之。曰。余與



凡繇使燕早已  
以驕齊此即老  
子將取先與之  
術

事而齊殺我使。請令舉兵以攻齊也。使受命矣。凡繇進見。爭之曰。賢主故願爲臣。今王非賢主也。願辭不爲臣。昭王曰。是何也。對曰。松下亂。先君以不安棄羣臣也。王苦痛之。而事齊者力不足也。今魁死而王攻齊。是視魁而賢於先君王曰。諾。請王止兵。王曰。然則若何。凡繇對曰。請王縞素辟舍於郊。遣使於齊。客而謝焉。曰。此盡寡人之罪也。大王賢主也。豈盡殺諸侯之使者哉。然而燕之使者獨死。此弊邑之擇人不謹也。願

得變更請罪。使者行至齊。齊王方大飲。左右官實御者甚衆。因令使者進報。使者報言燕王之甚恐懼而請罪也。畢又復之。以矜左右官實。因乃發小使以反。令燕王復舍。此濟上之所以敗。齊國以虛也。七十城微田單。固幾不及。潛王以大齊驕而殘。田單以卽墨城而立功。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其此之謂乎。累矣而不毀。舉矣而不踣。其唯有道者乎。楚莊王使文無畏於齊。過於宋。不先假道。還反。華

收前意甚有闕  
鎖其此之謂句  
與唯有道句扣  
揚褒貶得春秋  
之旨



元言於宋昭公曰。往不假道。來不假道。是以宋為野鄙也。楚之會田也。故鞭君之僕於孟諸。請誅之。乃殺文。無畏於揚梁之隄。莊王方削袂。聞之曰。嘻。投袂而起。履及諸庭。劍及諸門。車及之。蒲疏之市。遂舍於郊。興師圍宋。九月。宋人易子而食之。析骨而爨之。宋公肉袒執犧。委服告病。曰。大國若宥圖之。唯命是聽。莊王曰。情矣。宋公之言也。乃為却四十里。而舍於盧門之闔。所以為成而歸也。凡事之本。在人主之患。人主之患。

在先事而簡人。簡人則事窮矣。今人臣死而不當。親帥士民以討其故。可謂不簡人矣。宋公服以病告而還師。可謂不窮矣。夫舍諸侯於漢陽。而飲至者。其以義進退邪。疆不足以成此也。

驕恣

七曰。亡國之主。必自驕。必自智。必輕物。自驕則簡士。自智則專獨。輕物則無備。無備召禍。專獨位危。簡士壅塞。欲無壅塞。必禮士。欲位無危。必得眾。欲無召禍。必完備。三者人君之大經也。晉

強而不義其弊必速唯義以濟故曰強不足以成此

叠用三柱或順叙或倒叙聯絡不斷



自智輕人皆是  
驕心所使人主  
以理督責其臣  
而臣能以善諫  
致其君如春居  
趙簡子流皆可  
為世法也故詳  
叙之

厲公侈淫。好聽讒人。欲盡去其大臣。而立其左  
右。胥童謂厲公曰。必先殺三郟。族大多怨。去大  
族不偏。公曰。諾。乃使長魚矯殺郟犨。郟錡。郟至  
于朝。而陳其尸。於是厲公遊於匠麗氏。樂書中  
行。偃劫而幽之。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  
而殺之。人主之患。患在知能害人。而不知害人  
之不當。而反自及也。是何也。智短也。智短則不  
知化。不知化者。舉自危。魏武侯謀事而當。攘臂  
疾言於庭曰。大夫之慮。莫如寡人矣。立有間。再

三言。李悝趨進曰。昔者楚莊王謀事而當。有大  
功。退朝而有憂色。左右曰。王有大功。退朝而有  
憂色。敢問其說。王曰。仲虺有言。不穀說之。曰。諸  
侯之德。能自為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  
擇而莫如已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也。羣臣之  
謀。又莫吾及也。我其亡乎。曰。此霸王之所憂也。  
而君獨伐之。其可乎。武侯曰。善。人主之患也。不  
在於自少。而在於自多。自多則辭受。辭受則原  
竭。李悝可謂能諫其君矣。壹稱而令武侯益知



君。人。之。道。齊。宣。王。爲。太。室。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羣。臣。莫。敢。諫。王。春。居。問。於。宣。王。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樂。爲。輕。敢。問。荆。國。爲。有。主。乎。王。曰。爲。無。主。賢。臣。以。千。數。而。莫。敢。諫。敢。問。荆。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今。王。爲。太。室。其。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弗。能。成。羣。臣。莫。敢。諫。敢。問。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春。居。曰。臣。請。辟。矣。趨。而。出。王。曰。春。子。春。子。反。何。諫。寡。人。之。晚。也。寡。人。請。

今。止。之。遽。召。掌。書。曰。書。之。寡。人。不。肖。而。好。爲。太。室。春。子。止。寡。人。箴。諫。不。可。不。熟。莫。敢。諫。若。非。弗。欲。也。春。居。之。所。以。欲。之。與。人。同。其。所。以。入。之。與。人。異。宣。王。徵。春。居。幾。爲。天。下。笑。矣。由。是。論。之。失。國。之。主。多。如。宣。王。然。患。在。乎。無。春。居。故。忠。臣。之。諫。者。亦。從。入。之。不。可。不。慎。此。得。失。之。本。也。趙。簡。子。沈。鸞。徼。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鸞。徼。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鸞。徼。爲。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鸞。徼。來。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鸞。徼。



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而絀善也。故若簡子者。能後以理督責於其臣矣。以理督責於其臣。則人主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非。可與爲直。而不可與爲枉。此三代之盛教。

### 觀表

八曰。凡論人心觀事傳。不可不熟。不可不深。天爲高矣。而日月星辰。雲氣雨露。未嘗休矣。地爲大矣。而水泉草木。毛羽裸鱗。未嘗息也。凡居於天地之間。六合之內者。其務爲相安利也。夫爲

審徵表未免于  
億度何以謂之  
先知

相害危者。不可勝數。人事皆然。事隨心。心隨欲。欲無度者。其心無度。心無度者。則其所爲不可知矣。人之心隱匿難見。淵深難測。故聖人於事。志焉。聖人之所以過人。以先知。先知必審徵表。無徵表而欲先知。堯舜與衆人同等。徵雖易表。雖難。聖人則不可以飄矣。衆人則無道至焉。無道至。則以爲神。以爲幸。非神。非幸。其數不得不然。郈成子吳起近之矣。郈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



侯何也重過為  
深  
郈成子因過衛  
而知衛之亂正  
所謂審徵表者

句甚沉鬱清徹

之以壁。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鄉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懼。今侯深過而弗辭，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懼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之，我以壁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壁，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郈成子之觀右宰穀臣也，深矣。妙

吳起被讒而知  
魏之削可謂先  
見矣。曷不先見  
而蚤畜之使讒  
言不入，愈  
乎。

矣。不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觀人矣。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休，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之曰：竊觀公之志，視舍天下若舍屣，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而應之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畢能，秦必可亡，而西河可也。今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也不久矣。魏國從此削矣。吳起果去，魏入荆，而西河畢入秦。魏日以削，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



相馬相人徵事  
徵國不在術而  
在道

以先見而泣也。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  
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腕，投  
伐褐相胸脅，管青相臍，胸陳悲相股，脚秦牙相  
前，贊君相後。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其  
所以相者不同，見馬之一徵也。而知節之高卑，  
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長短，非獨相馬然也。  
人亦有徵事與國皆有徵。聖人上知千歲，下知  
千歲，非意之也。蓋有自云也。識書綠圖幡薄。從此生  
矣。



書